

近日,英国著名自然文学作家、博物学家理查德·梅比的代表作《心向原野:自然如何治愈了我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本书基于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创作,讲述了他在事业顶峰时期突患抑郁,之后他搬至英国东安格利亚平原地区,在广袤而灵动的大自然中,重新发现对生命的热爱和激情,直至最终康复的治愈之旅。

《心向原野》: 在自然中 与自己和世界和解

理查德·梅比被誉为“英国当代最伟大的自然作家”(《泰晤士报》),曾任英国自然保护委员会顾问、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,凭借《吉尔伯特·怀特传》荣获1986年惠特布雷德传记奖,《不列颠植物志》荣获大英图书奖等多项大奖,《心向原野》入围英国三大文学奖(惠特布雷德传记奖、皇家文学学会翁达杰奖J.R.阿克利自传奖)。著名作家阿来对其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这本书是西方自然文学流派的优秀结果,在观察中呈现自然之大美,也在这独特的生命力的感知与共鸣中疗愈了自己的身心,并以此实践了一种真正的环保主义。

过去那个擅写树林、杂草背后的植物文化和自然历史的梅比,在本书中坦陈人生遭逢的困厄,让读者看到了他内心感性、脆弱、柔软的一面。由于长期以来的工作压力和原生家庭问题,中年的梅比突患抑郁。在与疾病苦苦的缠斗中,他努力地走向自然,重新开启自己的观察和写作,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深入探索、对野性而富有诗意的生灵的关切,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、荒野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持续思考过程中,给他带来了启迪和支持,最终抵御了焦虑,也重塑了他的新生活。书中提到,人类的抑郁症类似于生物界的“植物撤退”

策略,在巨大威胁面前,生物都会出现自我抑制,这是一种明智的反应,危险消失后,要及时“植物前进”,重新与万物建立联系,一种朝着自我平衡的缓慢回归过程。

作为一本博物学著作,本书继承了梅比善于通过细致的观察,将敏锐的分析、充沛的情感和艺术品位合为一体的写作风格。随意翻开书中的某一页,都会不自觉地置身于色彩斑斓的原野中,浮雕似的赤杨、粼粼的波光、撒娇的小猫、跃动的雨燕、从沼泽中脱困的狐狸、御风而行的赤鸢还有温顺优良的泰班野马,甚至朋友雕刻的巨大木球,经由梅比细腻而专注的描绘,瞬间变得活泼自然。

梅比也借本书传递了万物有灵的自然观。他既反对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或管家的机械论自然观,也不支持人类应该臣服于自然,让大自然“带你摆脱自己”。他认为人和其他生物都是万物的一分子,既坚守自己的阵地,也不侵占他者一分一毫,自然是“万物呼吸的尘世间”,推动着物种形成多样化、灵活性的共生关系。

一番奇特的自然疗愈,曾经暗无天日的荒芜化作阳光普照的丰茂,美好又回到了身边。用梅比的话来形容,“我重新设定了黑暗的模样”。



精彩摘读 /

人类在试图发现和认知自我时,常常会借鉴自然现象。自然界中蕴藏着丰富的隐喻,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人类的行为和感受。自然是人类大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分支。我们像鸟儿一样歌唱,像花朵一样绽放,像橡树一样伫立。又或者,我们像饕餮一样暴食,像兔子一样繁殖,像动物一样行事。而“动物”(animal)一词起源于梵文词根“anila”,意为“风”,后来演化为拉丁语中的“animalis”,意为“一切有生命的东西”,并派生出“animus”一词,原意为“心灵”,后引申为“心理上的冲动、倾向与激情”。它提醒着我们,曾几何时,心灵与自然并非对立。善用语言,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显著特征。然而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,人类在不断地探寻语言的起源,以及我们的自身起源。如此看来,所有的自然隐喻都仿佛是缩小版的创世神话,不仅描绘了万物的起源,也证明了生命的统一。

爱德华·威尔逊普及了“亲生命性”这个词,因为人类这个物种,似乎对许多其他物种都普遍存在亲近感。在他的定义中,这属于人类“关注生命和相似生命过程的一种先天倾向”。

在东安格利亚,兔子是古代最受重视的野生动物,它们神秘而顽皮,是“麦茬地里的奔跑者和田野边上的旁观者”。一直以来,兔

子都是女巫家的常客,是春天和生育的象征,是月之精灵,是喷火恶魔,是诡计多端的捣蛋鬼。也许,正是因为兔子在野外的各种滑稽行为,才使它成为全世界神话中最古老且最常见的动物之一。东安格利亚的人们过去认为,假如兔子从你面前经过,则预示着有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。然而,诗人威廉·柯珀在1786年写的日记中,记录了他和兔子普斯之间的故事,证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正日趋融洽。美国民间童话中的布雷尔兔也是一只野兔。从班图语到藏语,几乎每一种语言里,都有不同版本的龟兔寓言。在北美神话中,大野兔也是核心角色。在公元前2000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中,水波纹上的兔子意味着“存在”。东方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民间传说,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,其中也包含了许多象征性的角色。在佛祖的圣林中,一只兔子因其美德脱颖而出。一天晚上,佛祖化身为婆罗门,上门乞食。兔子想帮助他,便道:“师父,我在圣林中长大,以草为食,我没有什么可以供奉给您,除了我自己的肉。请用我的肉来充饥。”接着,兔子跳上了一团炭火,此前还不忘先停下来轻轻掸去兔毛里的跳蚤,“我可以将自己的肉体献给圣人,但我无权剥夺你们的生命。”作为回报,佛祖决定用兔子的形象来装饰月球的表面。

新书上架

青岛早报全民阅读

主办: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、青岛报业传媒集团
承办:青岛早报、智慧青岛APP

《北流》

林白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《北流》讲述一首《植物志》,打通人与自然的阻隔,照出李跃豆记忆深处的世界。从此,她在21世纪的南粤地区穿梭,却又如遁形般游走于不同时代坐标中。移步换景下,她不断变化,亦不断生长。似已隐匿又在时间的流动中循环讲话的亲友,带出一个斗转星移的20世纪下半叶。浮动的农场闪烁着独特光芒,嬗变的话语照耀着寻回的故土。当时空与变化中的面庞紧密相依,情感的源头与归处竟意外地合二为一。所有的信息汹涌而至,岁月的缺口成为包罗万象的南国之诗。

林白曾出版长篇小说《北去来辞》《妇女闲聊录》



《万物花开》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《说吧,房间》等,另有诗歌集《母熊》《过程》。曾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、2014年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、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、首届女性文学奖、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提名。

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:杨苡口述自传》

杨苡 口述 余斌 撰写 译林出版社

本书是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,这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、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。从1919年走向今天,杨苡的人生百年,正是中国栉风沐雨、沧桑巨变的百年。时代与人生的淬炼,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。余斌在万字《书成漫记》中写道:“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。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。”



《从前的初恋》

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

《从前的初恋》由中篇小说《从前的初恋》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及老照片片组成。1955年前后,在创作修改《青春万岁》的同时,王蒙插空写下了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与《初恋》。“从前的真实日记,写在三十二开横线笔记本上。在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轩然大波之时,我写下了孪生的《初恋》。”这篇日记体爱情小说当时未能发表,手稿在大半个世纪后的2021年被作者发现,泛黄变脆的纸张上炽热的初心,依然鲜活。年逾八旬的王蒙面对二十出头时写下的十八岁恋情,心潮激荡,提笔在原稿中穿插写下心曲,是与从



前的对话,也是导读,旧篇添新章,构成了《从前的初恋》。《从前的初恋》自然实在饱含着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里被克制的“爱恋叙事”。这两篇被王蒙先生戏称为孪生的小说,“互通互生互补互证同胎同孕异趣”,鲜活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时代变迁与精神风貌。